三国志

滿汉文

44.564
2
1(1-8)

落鳳坡箭射龐統

黃忠魏延大爭功

玄德斬楊懷高沛

曹操興兵下江南

趙雲截江奪幼主

01615

劉玄德平定益州

葭萌張飛戰馬超

陽阜借兵破馬超

孔明定計捉張任

張翼德義釋嚴顏

恩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

就席間將劉璋殺之西川不勞張弓隻箭而定矣

龐統引法正說玄德明曰

大會於涪城

劉玄德與益州牧劉璋

建安十七年歲在壬辰春正月

趙雲截江奪幼主

延拔劍曰

便教魏延舞劍　囑付下手

事在掌握之中由不得主公了

酒至半酣

麗統與法正商議

二人細聚衷曲如同一母所生

之意

次日宴於城中

玄德畧無相從

劍亦舞曰
靶直視堂上
舞劍必須有對
從事張任掣
更見堦下武士手按刀
劉璋手下諸將見延舞劍璋帳前
到於堂下只待魏延下手
龐統便呼衆武士
筵間無樂願舞劍爲戲

吾弟兄相逢痛飲
大驚擊左右所佩之劍
我等當羣舞以助一笑
玄德
劉璝 冷苞 鄧賢各擎劍出曰
封投劍亦舞入
張任目視玄德
統用目回顧劉封
某願伴之
二人對舞

汝等勿
吾弟兄同宗骨血共議大事豈有二心
玄德喚諸將士上堂以酒賜之玄德曰
衆皆紛然下堂筵間盡去兵器
劉璋亦叱曰弟兄相聚何帶刀
不棄劍者立斬之
並無疑忌
又非鴻門會上何用舞劍而爲亂乎

劉璋等二十五人見今日席上光景乎

安忍復為此

却說劉璋歸寨

吾以仁義易行天下

汝無復言

玄德歸寨責

吾兄之恩誓不敢忘

劉璋抱

諸將頓首拜謝

玄德泣曰

驚疑

忽報張魯兵犯葭萌關

二人歡飲百餘曰並無猜疑

璋曰汝等無復以言間吾兄弟之情

手下之士皆欲吞併西川以圖富貴之意

衆將曰雖玄德無此心

德非比他人也

不如早回免生後患

劉璋曰吾兄劉玄

劉璋自回成都
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守把涪水關
劉璋時不從後命
緊守各處關隘以防玄德兵變
眾將與劉璋曰
今大將
慨然諾之遂引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
劉璋請玄德行
玄德

分兵遠涉山險而去
當復如何
劉備
顧雍進曰
誰想背了吾自取之
當初吾欲與之德一同收川
吳侯孫權
聞之德信會文武商議權曰
廣施恩惠以收民心
之德到葭萌關嚴禁軍士

欲害吾女之命
進此計者可斬之
衆大驚
便要起兵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
權曰此計大妙
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可得荊襄矣
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
斷絶劉備歸路

遂退文武

孫權啫啫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

顧小利不念骨肉

妆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尚自不足

吾女性命若何叱孫權曰

嫁與劉備見在荊州若是動兵

視之乃吳夫人也夫人怒曰吾一生惟有此女

一封密書與夫人只說國太病危欲囑後事
扮作商人潛到荊州下
先差一人只帶五百軍
正思適間之事
張昭
問曰主公何憂
張昭曰極易也
此機會一失再
孫權曰
人深恨顧雍孫
權立於軒下自思
幾時一遇沉吟之間

有膽量極忠烈 自幼穿房入戶多隨吾兄
姓周名善力能舉鼎
權曰此計大妙吾有一人
如有不睦一任動兵
那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
二子
暗地下船順水而來
取夫人星夜回還
玄德平生只有

孫夫人見說國太病危
呈上密書
周善自入荆州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喚周善入
州水路而來
爲商人
船泊江邊
詰船内暗藏兵器周善取荆
只此便令起行
可以命之昭曰切勿漏泄
將五百人分作五船扮

何　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
若軍師回言道須待主公使人回報
軍師知會方可以行
周善曰
帶阿斗去見一面孫夫人曰須是使人往南郡教
備去得遲恐不相見
國太好生病重且夕只是想念夫人
周善拜訴曰
灑淚慟問

只聽得岸上有數人叫且休開船
府中人欲
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鑓入在船中了
離荆州城便來江邊上船
隨行緊要帶三十餘人各跨刀
孫夫人聽知母病危急
周善曰 江之中已准備下船隻

水急隨流而去
各將軍器出來擺列在船上
喝令軍士一齊開船
飛趕來
聽得這箇消息吃了一驚
乃常山趙子龍原來巡哨方回
容與夫人餞行
覩之
趙雲沿江趕叫
光兼風順
周善手執長戈
只帶四五騎

遊雲以鎗擬之紛紛落水

周善教軍士放箭

只兩人駕船前來取吳大船上去

遊雲棄馬執鎗跳上漁船

趕到十餘里灘　見一隻漁

船

雲不答

周善道汝是何人敢當主母

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稟

何故無禮

趙雲插劍聲喏曰

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

孫夫人喝趙雲

船

吳兵盡皆驚倒

上製所佩青虹劍在手分開鎗搠望吳船蹌身一跳早登大

能得進

趙雲棄鎗在小船

離大船相近

吳兵用鎗亂刺不

長坂坡百萬軍中抱出
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肉　小將在當陽
無人看覷　雲曰夫人差矣
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荆州
雲曰夫人　探病
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
夫人何故不令軍師知而便行

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拌
總然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
必有反意

夫人喝曰汝半路叛入賊中

趙雲曰　夫人

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

今日何暗抱將去此何理也　孫夫人怒曰

人不敢近
子一手仗劍
奪阿斗
進退不得夫人喚侍婢
又無付手
抱出船頭上欲要傍岸
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
周善在後箭拔往舩放船下水風順

留下侄兒去
視之乃燕人張飛
當頭船上一員大將軍手執長矛高聲大叫
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
下流頭港內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
磨旗擂鼓趙雲
事在危急
趙雲
只護得太子豈能移舟傍岸
水急船望中流而去

嫂嫂不以俺哥爲重私自偷回是何道理
孫夫人曰叔叔何太無禮
被張飛一劍砍倒提頭撇于孫夫人前
周善見　提刀来迎
吳船慌了手脚
在油江夾口正撞吳船慌忙截住
張飛提劍跳上吳船
原來巡哨聽得這箇消息

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

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沒嫂嫂

只護阿斗過船遂與孫夫人曰

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此人非爲臣下之道

投江而死

若等你哥哥回報須候我大事

夫人曰我母病重

急去

若你不放我

却說孫夫人回

孔明申文書往荊州關教玄德

張飛趙雲見阿斗四人并船而歸

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見

只說張飛趙雲奪

阿斗歡喜回船

早早回來

張飛抱阿斗自與趙雲同船

却說孫權令收拾船隻准備人馬取荊州
曹操與兵下江南
起大軍來取荊州
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
今吾妹已歸與彼不相親殺周善之讐
孫權大怒曰
見母親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

長史張紘臨終書拜於主公　麾下

有哀書上呈

權觀書曰

人報長史張紘自辭疾回家而死

孫權大驚慌聚文武商議

來報赤壁之讐

正商議調兵

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

從善如登
從惡如崩
傳曰
故與治道相反
而趨易好同而惡異
弗能用耳
夫人情憚難
由主不勝其情
非無忠臣賢佐諳於治體也
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聲香

賢愚雜錯 長幼失序其
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舜巧辯緣閒
眩於小忠戀於恩愛
吐逆耳之言 而忠臣挾難進之術
無假取于人
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
言善之難也 人君承奕世之基據將然之勢

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

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

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恩

上無偏謬之授

以義割恩

抑情損欲

求賢如饑渴

受諫而不厭

情亂之也

致明君恰之

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
築石頭城
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夾攻
吾如何不從即命遷治於建業
權曰張子綱令吾遷居
孫權覽書大痛
泣血哀感眷望之至
可速遷居之爲萬世之業
紘不勝

子明之見甚遠　便差軍數萬

權曰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人尚不假及水　何能入船乎

如避近逢敵　步騎相促

蒙曰兵有利鈍戰無不勝

跣足入船　何用築城

諸將皆曰上岸擊賊

三十餘年 使漢室復存

雖周公呂望不能及也

自古以來人臣處世未有如丞相之功者

曹操整點三軍起程

築濡須塢曉夜併工

掃蕩羣凶與百姓除害

櫛風沐雨

長史董昭進言曰

却說

菆弓十
形弓一
七鈇鉞

菆矢千
形矢百
皆鈇也

八弓矢
鈇鉞者

納拜于階上
陛者

六虎賁
虎賁者

三百人也

四朱戶
戶以朱油塗之
門者

五納陛
陛者

三樂縣
樂者

舞六佾
堂中升降

玄壯二服以駕車者也

二衣服
車右
戎格

一車馬
衣者
馬者

大轄
錫者

以彰天下

豈可以一人而阻衆望

遂尊操爲魏公

董昭曰

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守退謙之實

匡扶漢室

秉忠貞之誠

此九錫之名義也侍中荀彧曰不可

丞相興義兵

主贊者祀宗廟之祭器

盛黑黍酒

以祭神

忽曹操使人

或歎曰

吾死於九泉之下無面目見漢君也

操又使人催併前行

或已知操有殺害之心推病進於壽春

曹操興兵下江南就帶荀或同行

建安十七年冬十月

操深恨之以爲不助已也

部領帥至江濱
大軍至濡須
益曰敬侯
前面差三萬鐵甲馬軍令曹洪
操甚慎悔差人厚葬
遂服毒而亡
年五十歲　其子荀
開盒視之並無一物　或解其意
送飲食一盒至
盒上有操親筆封記

生子當如孫仲謀
左右文武侍立兩邊
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着孫權
見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擺列旗分五色
操領百餘人上山坡遙望
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擺開軍陣
回報沿江一帶
旗旛無數不知兵聚何處

若劉景升兒子
操以鞭指揮曰

正是孫權親自引一隊軍馬來擊曹操操大驚
碧眼紫髯
上長下短衆人認得
千百騎趕到山邊
爲首馬上二人
退後便走軍皆四散止喝不住
曹操軍馬
衝動曹兵
飛奔過來
濡須塢內又一軍出
豚犬耳
忽一聲響動南船一齊

挫吾銳氣

誇許褚之能

責罵衆將臨敵先退

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

曹操得脫歸寨

許褚

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

韓當周泰

直衝將上來操背後有大將

急回馬時

東吳兩員大將

丞相起兵遷延日久故孫權得以准備
閑看兵書
忽程昱回曰
却纔收軍下定寨柵操心中懷悶
殺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
見四下裏火起
却被吳兵劫入大寨
忽寨外喊聲大震
夜至二更時分
再後如此盡皆斬首

兩輪太陽對照　忽然江心

見大江中推起一輪紅日光華射目

如萬馬爭奔之狀　曹操

忽聞潮聲洶湧　視之

操不應程昱出　天上

不若且罷兵回許都　別作良圖

操伏几而臥

操視之乃是孫權權見操至

當先一人 金盔金甲

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

逕奔出寨猶如夢中所見落日山邊

午時

曹操教備馬引五十餘騎

忽然驚覺 做了一夢 軍報道

推起紅日拽拽飛來墜於寨前山中其聲若雷

吾非不遵 朝廷
此言豈不羞乎
天下豈不知你欺天子令諸侯
特來討汝
孫權笑曰
汝爲臣下不遵王室
吾奉天子詔
何故貪心不足尚圖江南
操答曰
富貴已極
丞相坐鎮中原
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馬以鞭指揮曹操曰

引衆將而走
四將趕來
兩邊亂射如雨
操急回
韓當周泰
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
左邊　陳武潘璋　右邊
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彪軍出
叱諸將上山捉孫權
實欲討汝以正國家
操大怒

戰了數場互相勝負

兩邊相拒月餘

因此進退未決

又恐被東吳恥笑

久後必為帝王操心中有退兵之意

自思孫權非等閑人物

紅日之應

操還營

救得曹操

建安十八年

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
[illegible]
進退未決
目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
[illegible]
有一半勸操收兵
操心甚憂留曰正在寨中與衆謀士商議
之中
[illegible]
軍士皆有思歸之意
操聞報之
春正月
連陰雨水甚多水港皆滿軍在泥水

復有赤壁之禍矣
公宜自思焉
如其不然
即日春水方生
妄施殺伐
非仁者之心也
安民爲本
切謂彼此皆漢朝臣宰不思報國
吳侯孫權再拜致書於漢丞相
書曰

盡收軍圊秣陵

孫權亦收軍圊秣陵

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

操令軍退

遂賞使者令圊

孫權不欺我也

曹操看畢大笑曰

孤不得安

孫權書

建安十八年

春正月吳侯

背後批兩行云足下不死

張昭　曰且休要動兵　若一退與師

孫權大喜問張昭其計如何

今劉備在西川不能再還荊州矣

未可動兵

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荊州張昭獻計曰

雖然北去劉備尚在豈肯輒還

權與衆將商議

曹操

卽發使二處去　却說玄德在葭萌關
則起兵取之事可諧矣
劉備首尾不能救應
張魯教進兵向荊州來使間諜二處着
使劉璋與備相疑內外攻擊
言劉備結連東吳欲下西川
曹操必再至矣　不如修書二封一封與劉璋
權從之

主公可移書去劉璋處
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
主公勿憂　有軍師諸葛亮足智多謀
權勝亦取荊州矣　當如何
麗統曰
操勝則就取荊州
知曹操與兵犯境須與麗統議曰
以久民心甚順

行糧十萬斛　　段疋軍器

糧缺　　望以同宗之故速發精兵三四萬

共孫權約會同破曹操奈何兵少

吾今勒兵回荊州

吾與孫權唇齒之邦

張魯自守之

吾亦操戈矣

只推曹操攻擊孫權

懇求救於荊州

爲何而來　楊懷曰專爲此書而來

見劉璋呈上書信　劉璋問楊懷

楊懷一人同使者入成都

楊懷高沛聽之此事遂教高沛守關

遣人往成都來到關前　玄德從之

錢糧却另作商議　星夜發付前來

若得軍馬　請勿有悞

若久留於蜀中
是縱虎入室也
一人昂然而出曰
劉備梟雄之人也
劉璋曰　吾與玄德弟兄之情不可廢也
於烈火之上急難滅也
今求軍馬錢糧切不可與
如若相助似抱乾柴
劉備自從入川
廣布恩德以收民心

軍器車仗少許 先發使者去報劉備

量撥老弱軍四千 米一萬斛彩段五千匹

黃權又諫 劉璋遂允

此人近自交趾轉入蜀中 塔下

喬陽人也

姓劉 名巴 字子初

切不可允之 衆人視之乃零陵

今更助之以軍馬錢糧是與虎狼添羽翼矣

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　遂扯毀回書

今積財者賞

吾爲汝破敵費力勞心

隨後送糧至

玄德大怒曰

使者見玄德具言此事

楊懷囘到葭萌關來

劉巴　教楊懷高沛緊守關隘

高沛乃蜀中名將各仗強兵拒守關隘
只今便選精兵晝夜
麗統曰
此爲上計
楊懷
涇襲成都
麗統曰
某有三條計策願主公自擇而行
玄德曰如此當若何
麗統曰
主公只以仁義爲重
大罵
便者連夜逃回成都
今其意如何
麗統曰

軍師上計太促　下計太緩

不去將至大困　不可久矣

徐圖進取　此爲下計若沉吟

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夜回荊州

先取涪城　然後却向成都

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殺之得

主公佯以還荊州爲名

只道眞心修書一封欲令人送與玄德

特書相辭使人入成都報知

却說張松聽得劉玄德囘荆州

弟關羽等抵敵不住

吾當親自去助

樂進引兵至青泥鎭

主公作書辭劉璋虛言曹操令

中計不遲不疾可以行之

統曰

開視之　書曰

肅從人拾得須臾席散　以書呈肅

松和兄張肅酬交錯忽落此書於地

索酒飲之酒至半酣

肅見松只有開調之意

松急藏書於袖中與肅相陪說話

正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

以圖王業幸甚

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速進兵

而同荆州乎使松聞之

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

逆取順守古之人所貴

昨常進言並無虛謬　何遲太甚

端拜主君皇叔麾下

遂下令捉張松全家盡斬於市

吾平生以仁義待人　誰想如此

欲獻西川　劉璋大怒曰

連夜將書見劉璋　說弟張松與劉備同謀

不可不首

吾弟作滅門之事

張肅見了大驚曰　松稽首再拜

先使探馬來報關上曰吾回荆州來日徑過
却說玄德提兵回涪城
並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
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守把
劉備欲奪吾之基業與文武商議曰
劉璋斬了張松全家與文武商議曰

此計大妙

於送行處刺之以絕吾主之患

玄德合死

楊懷曰

我等先藏利刃

玄德此回若何

高沛曰

欲求相見

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遠

來報明日經過

却說楊懷高沛二將在關上聽得劉玄德教人

請楊高二人相別

此驚報也

楊懷高沛　必有刺主公之心

玄德問龐統曰

龐統統曰

正說之間　忽起旋風吹倒馬前帥字旗

若是不來便起兵逕取其關不可遲緩

楊懷高沛引兵盡發前至涪水之上

與玄德曰

其餘並留在關上

玄德大軍

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刃帶二百軍兵

二將得令自遠遠散去

却說楊懷

但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軍兵

麓統分付魏延黃忠二人

前來送行

玄德令軍馬歇定

忽報楊高二將

玄德身披重

鎧

自佩寶劍

可整兵禦之

守關不易

遂進酒以勸玄德

特具薄禮相送

當先飲此盃

玄德曰一

二將軍

二將下馬見玄德正與龐統坐於帳中

見並無准備心中暗喜以爲中計

捧羊送酒直至中軍

龐統大喝搜之
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間諜親情
玄德叱曰　吾與劉璋是同宗
關平來捉二人下堦
帳後劉封
盡趕出中軍　玄德叱曰左右與吾捉下
與二將商議　閑人退避于下二百人
二將飲酒畢

二百從人先自捉下不曾走了一個
一聲號令黃忠魏延盡將
即斬楊懷高沛於帳前
罪不容誅推出斬之
二人本意欲殺吾主
慈心不忍殺之
劉封於二將步
龐統作色曰
玄德終有

二將軍有急事回速可開關
是夜教　二百人引至關下叫曰
取關各有重賞　衆皆應允
夜用汝等引路帶吾軍
麗統曰　今已行誅戮罪不在你等
間諜吾弟兄又藏利刃行刺
玄德喚入各賜酒壓驚玄德曰　楊懷高沛

今日之會可爲樂乎
龐統曰
設宴於涪城公廳
玄德帶酒顧龐統曰
隨即分兵前後守把
次日勞軍
蜀兵皆降
玄德各加重賞
得了涪城大軍遂入
玄德軍士一擁而入兵不血刃
城上聽是自家軍即時開關

睡至四更酒醒
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於玄德
左右亦扶玄德入堂
龐統聞之全無懼色大笑而起
吾聽汝言不合道理可速退
此亦非仁者之兵歟
前歌後舞
吾聞昔日武王伐紂
大怒曰
伐人之國而以為樂非仁者之兵也

不料　果有此事

報與劉璋璋大驚曰

兵連夜走回成都

却說

何獨主公乎

玄德大笑

惟吾有失龐統曰

昨因酒醉有觸於公

諸龐統曰

幸勿掛懷

君臣俱失

玄德懊悔無及急穿衣陞堂

星夜起發進守雒縣
以拒劉備
苞　張任　鄧賢黠五萬大軍
不能過也
遂差遣劉璝　冷
劉備雖有精兵猛將
連夜起兵以屯雒縣守住咽喉之路
衆將齊出曰
某等願往
遂喚文武問退兵之策

拒敵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

璜曰

吾等可往問之　張任曰大丈夫行兵

吾輩今日出師可令軍馬先行正在當路

知人生死升降

道號紫虛上人

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

却說四將領兵之次

劉璜曰

四人至菴前見一道童出迎
樵夫遂指高山絶頂處便是
信步行至山上問於樵夫
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下
高明之人當趨吉避凶
先知之
不然
聖人有云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
吾等問於

寫了八句言語與劉璝收去
其文曰
紫虛遂命道童取紙筆
劉璝再三拜問
豈知休咎乎
貧道乃是山野廢人
上人曰
求問前程之事
上人坐於蒲墩之上
紫虛
四人下拜
正見紫虛

王人曰　定業難逃矣何必再問

劉璜又問曰　吾四人氣數如何

宜歸正道　勿喪九泉

一得一失　崇虛

雛鳳隱墜地　天數如然

左龍右鳳　臥龍升天

飛入西川

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
雒城乃成都之保障
分調人馬守把各處隘口
劉璝曰
遂上馬前行至於雒縣
張任曰
此狂士也聽之何益
劉璝曰
仙人之言不可不信
璝又請問時眉垂目合已無了氣
四人下山

已得涪城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
却說玄德
劉璝張任守護雒城
六十里下寨
與冷鄧二人
劉璝大喜設宴相待分兵二萬
冷苞鄧賢曰
某願往
傍險劄下兩箇寨子勿使敵兵臨城
二人當去雒縣前面依山
着二人守城

老將卓親率部人馬　　如取得冷苞鄧賢營寨

二將寨柵

老夫願往

玄德曰

老將黃忠應聲而出曰

誰敢建頭功去取雒城

劄下兩箇大寨

有冷苞鄧賢二萬軍離城六十里

玄德聚衆將問曰

有人來報劉璋撥四將前來

乃蜀中之名將血氣方剛
恐老將近他不得
老者不以筋骨爲能　吾聞冷苞鄧賢
你如何敢攙越
魏延曰
玄德視之乃是魏延黃忠曰
我已領下將令
老將軍年紀高大如何去得　小將願往
忽帳下一人出曰
黃忠大喜
必當重賞
謝了要行

急止之曰不可

吾今提兵取西川

便叫小校將刀來

玄德

當面比試贏得的便去何如

黃忠遂趨步下堦

敢與我比試武藝麽

魏延曰就主公之前

汝說吾老

本是好意

黃忠大怒

因此相替

豈不悞了主公大事

各領命去了　龐統曰　此人去恐於路上相爭
如先獲得將者便爲頭功　黃忠魏延
今汝二人自領本部軍馬各打一寨
不必相爭
冷苞鄧賢下了兩箇營寨
吾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　龐統曰汝二人
必有一傷須悞了我大事
全仗汝二人之力
今兩虎共鬬

人回報來日四更造飯
暗使人探知黃忠甚時起兵
山谷而進
造飯　五更結束
卻說魏延歸寨中　平明進兵　取左邊
先教人說黃忠傳令來日四更
帶劉封關平五千軍隨後起程
主公可自引軍為後應
玄德留龐統守城

教軍士都飽飡了一頓馬摘鈴

因此不聽得

都在涪城外屯住相隔六七里遠

當夜魏延

冷苞寨　魏延打鄧賢寨

鄧賢寨邊

原來兩箇分定黃忠打

二更造飯　三更起兵

五更起兵　平明要到

山路裏去
就馬上傳令
打鄧賢寨兩處功勞都是我的
不如先去打冷苞寨

天色平明離冷寨不遠
教軍都投左邊
去將得勝兵

魏延　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顯能處
三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路
人衙牧捲旗來甲暗地去劫寨

抵當不住退後便走　魏延聽得背後陣脚亂

分兩路來襲

半夜走的力乏

苞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

三軍上馬殺將出來

魏延

去迎冷苞寨裏已有准備了等候多時一聲砲響

鎗刀器械伏路小軍飛報入寨

教軍士少歇排搠金鼓旗旛

鄧賢馬先奔到挺鎗來刺魏延
正走馬忽失前蹄雙足跪地翻身
背後大叫
從山谷裏截出來
魏延快下馬受降
兩員川將
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一彪軍
撇了冷苞撥回馬走
趕來走不到五里
漢軍大敗

直趕到寨前

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殺了鄧賢

黃忠乘勢追趕川兵大亂

老將黃忠在此舞刀直取冷苞

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跳下馬來厲聲大叫

後面冷苞來救

右邊關平
三路背後接應乘勢奪了鄧賢寨子
回頭看時
乃是劉玄德　左邊劉封
當頭一員大將
金甲錦袍
旗幟全別
冷苞大驚兜住馬
寒
後面軍馬擁將上來
却引敗軍來投右寨見營中
冷苞
乘了左
冷苞回馬與黃忠又戰不到十餘合

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戈卸甲者

用索縛了冷苞解投玄德寨來

伏在這裏等候正撞着

卻說玄德

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令蜀兵引路

伏兵俱起

把冷苞活捉了 原來却是魏延自知其

冷苞兩頭無路取山僻小徑

德說魏延亂了軍法可斬之
感恩非淺
者
放回
如願降者
充作軍數
玄德曰
汝川中皆有父妻子所牽
其降兵盡拜於地
並不許殺害刘傷者償命

押過冷苞到帳下玄德教去其縛

收了成都

定擬名

玄德重賞黃忠仍囑付曰

今後毋得相爭

在意幹功

令魏延謝黃忠救命之恩

魏延頓首伏罪

玄德曰

雖然有罪

此功可贖

玄德曰吾以仁義相待如其不來此人不可放免若脫身一去不復來矣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以送之

魏延曰前去招安來降就獻雒城玄德如蒙放免

劉璝張任與某如何不降既蒙免死取酒來壓驚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

聚衆商議
劉璋聽知折了鄧賢心中大驚
忙差人往成都求救
奪得馬匹逃回
放回
只說被我殺了十餘人
見劉璝張任不說捉去
是彼之心不實也
不必計較苟得回雒城

吳懿曰　兵臨城下難以拒敵
張任接着說失了前寨
黠二萬軍馬來到雒城
曰　得尊舅去最好　劉璝
誰可爲副將
誰肯相輔　劉璋
循勇吳懿出曰某願往
乃劉璋之子劉循也　璋曰既吾兒肯去
領兵前去守招雒城

引兵接應冷苞約會定去辦決江器械
須着便行
可盡淹死劉備之兵也
各帶鍬鋤當夜前去決涪江之水
其形最低
江
汝等有何高見
冷苞曰此間一帶正靠涪
勿令知覺遣吳蘭雷同
吳懿曰
可先乞五千軍
前面寨占山脚
江水大急

龐統喚孟達曰 汝蜀中人多知地理
進退不得 當如之何
若葭萌有失 將欲來攻葭萌關
細作報說東吳孫權遣人結搆東川張魯
自回涪城與軍師龐統商議
卻說玄德令黃忠魏延各守一寨

名峻　表字仲邈　玄德大喜遂即時遣孟達
南郡枝江人　姓霍
在荆州曾跟劉表爲中郎將
達曰　玄德問何人
萬無一失
深知民心
某與同守關
達曰　某保一人
廣通漢書
如何

其人不答
衣服不甚齊整
統問曰先生何人也
形貌甚偉
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
頭髮截短披於頸上
有客特來相訪
麗統退歸館舍
霍峻守葭萌關去了
間吏忽報

之恐是細作
統疑惑不定使人請法正視
飲食甚多食罷又睡
其人起而便食並無謙遜
統聞之慌進酒食
天下大事
其人曰等汝罷了賓客當與汝說知
乃再三請問
麗統甚疑之
逕上統正面牀上仰臥不應

二人相見大笑
落鳳坡亂箭射龐統
龐統問之
其人一躍而起曰孝直別來無恙
陞堦視之
莫非永年乎
法正曰
有一人如此如此
統出迎接法正曰
法正忙到來

法正慌報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事
問從何而來
髮短
見劉將軍方可說之
兼曰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
統以師禮待之
被璋髡鉗爲徒隸因此
字永年是蜀中之豪傑因言語毀謗劉璋
正旦此公乃廣漢人也
姓彭名羕

有不吉之事　不告知則軍士矣

豈星在西方　太白臨于此地

前寨緊靠涪江　若決其水前後以兵塞之

無可逃也玄德大悟　彭兼曰

爲將之道豈不知地理乎

玄德實告有魏延黃忠在彼　兼曰

兼曰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

喊聲亂起
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而進安排下手等候決江直聽得
知有准備
急急回軍
却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
如遇敵軍到來互相通報
黃忠魏延商議二人各輪一日
魏延朝暮用心巡警以防決水
玄德卽時拜彭羕爲上賓使人密報

玄德設宴管待彭羕重賞魏延教回本寨中去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教回本寨中去

何敢再來

今次難饒

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

玄德責冷苞曰

魏延解冷苞到涪城

時

又被黃忠一軍殺退

正撞着魏延活捉了冷苞

比及吳蘭雷同來接應

太白臨于雒城之分
罡星在西方　又觀乾象
今年歲次癸巳
主於將帥身上
荆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
玄德拆封觀之畧云
玄德召入問之　馬良禮畢曰
忽有人報說荆州諸葛亮軍師特遣馬良至此

已知罡星在西
應主公合得西川
龐統對玄德曰
將此書相阻耳
我亦算太乙數
我命在天豈在人乎
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故意
吾亦囘荊州論此事
龐統暗自思忖
玄德看了書教馬良先囘玄德曰
多囚少古宜謹愼之

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　法正畫地作圖
黃忠遂同魏延接入寨去
再三催促乃引軍前進
主公不可疑心　可急進兵乞德見龐統
斬罷蜀將冷苞巴應凶兆矣
夜占天文見　太白臨于雒城
別不主凶事　龐統問法正
統亦

主公令黃忠作先鋒　北大路而進
龐統曰魏延爲先鋒　小路而進
兩條路皆可進兵
却取雒城西門
正取雒城東門
並無差錯　法正言山北有條大路
玄德取張松所遺圖本對之

擊吾右臂
覺來猶自臂疼
軍師不可吾夜夢見一神人手執鐵棒
引兵當之統取小路
龐統曰
大路必有兵邀攔
去取東門
吾取西門
玄德曰
熟于弓馬多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
並到雒城取齊
玄德曰吾自幼

何凶之有　統肝腦塗地
言以疑其心　心疑則致夢矣
主公被孔明之惑也　不令統立功名故有此
軍師還守涪城如何　龐統大笑曰
疑其心乎玄德曰吾所疑者孔明之書也
何故以夢寐之事易
不死帶傷理之自然也
此行莫非不佳
龐統曰壯士臨陣

乘此劣馬
玄德跳下馬
忽坐下馬眼生前失把龐統掀在馬下
自來籠住那馬玄德曰軍師何故
魏延領軍先行
玄德再與統約會
五更造飯平明上馬
次日黃忠
來早准行
當日傳下號
方稱本心
主公再勿多言
龐統曰此馬乘久

去意甚慇懃傷

遂各上馬取路而進

玄德見龐統

深感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

吾自乘之玄德與統更換所騎之馬龐統謝曰

軍師可騎

萬無一失

我騎白馬性馴熟

快人性命

劣馬

不曾如此

玄德曰臨陣眼生

前來攻城
勿得有失人報漢軍分兩路
有一條小路最爲緊要某自引一軍守之
張任引三千軍
諸公緊守雒城
張任曰城東南山僻
吳懿劉璝聽知折了冷苞遂乃一處商議
自覺心下不快悒悒而行
却說雒城中

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　又值夏末秋初

却說龐統迤邐前進攩頭

必是劉備也張任大喜傳令教如此

大將騎白馬者

休得驚動

見魏延兵過

來抄小路埋伏

軍中

張任教儘放過去

山坡前一聲砲響
令後軍疾退
落鳳坡之謂也
落鳳坡
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
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
勒住馬教問此處是何地
有新降軍士
枝葉茂盛
龐統心下甚疑
龐統大驚曰
應吾休矣

用强弓硬弩射之魏延心慌
張任截斷歸路只在高阜處
新降兵曰
魏延慌勒兵欲回爲山路逼窄厮殺不得又被
前軍飛報魏延
歲而亡却說龐統衆擁塞進退不得
龐統死於亂箭之下
箭如飛蝗
只望騎白馬者便射
年三十六

前面殺到後面張任殺來兩邊
吳蘭雷同兩騎馬當先引數千軍馬
一軍殺來
魏延大驚令雒死戰
乃雒城守將
殺奔雒城而來
塵埃起前面
延曰也是當先開路
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

劉璝引兵殺出

兩下夾攻殺敗吳雷二將衝去雒城之下

吾特來救汝視之乃老將黃忠也

一將舞刀拍馬大叫文長

慌回去救

魏延乘勢趕去當先

但見吳蘭雷同後軍自亂二將

夾攻圍在垓心

魏延死戰不能得脫

却得玄德在後

將近涪城
玄德人困馬乏那裏有心厮殺且只要走
蜀兵得勝迤邐趕至綿
玄得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回涪城
截出趕來的是劉璝吳蘭雷同
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
黃忠魏延翻身便回
當住接應
張任一軍追趕至綿

立德望西痛哭不已遙爲招魂設祭

軍師連人帶馬倒撞入亂箭射死于坡前

這一箇軍言說

有落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回

一行軍馬再入涪城

問龐統消息

還趕二十里奪回中馬極多

玄德

生力兵截出殺退張任

左邊是劉封

右邊是關平二將引三萬

魏延皆要出迎
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
正說之間人報
黃忠
玄德曰銳氣新挫
請諸葛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
來攻打涪城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荊州
今番折了龐統軍師
諸將皆哭黃忠曰
張任必然

正西一星其大如斗從天墜下流光西散

孔明見

夜宴共說收川之事

孔明在荆州時當七夕佳節大會衆官

玄德自守涪城不出戰

一封書 教關平分付你與我往荆州請取軍師去

黄忠魏延謹守城池

玄德寫了

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

誰想今夕西方星墜
天狗犯於吾軍
算今年罡星在西方不利於軍師
衆官慌問其故
孔明曰吾前者
哀哉
痛哉
孔明失驚擲盃在地掩面大哭
曰

眾官皆驚

關平來到
數日內眾官等正坐間人報說
眾官是夕酒不盡歡各散
飲幾盃去
數日之內必有消息
未信其言 孔明曰眾官等且休散
今吾主喪一臂
龐士元命必休矣言罷太哭曰

孔明曰 公雖不寫書來

誰人保守荊州

目下便行 雲長曰軍師此去

生亦成 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不去

孔明衆官皆哭聲不絶

被張任在落鳳坡前箭射身故

孔明視乃干 七月初七日龐軍師